

土家摆手舞
据重庆日报

我从小就听爷爷们几兄弟唱山歌。更远时，听村里人说他们几兄弟年轻时都是《薅草锣鼓歌》的“唱手”，可我未曾有幸聆听。

小时候在村里耳濡目染，觉得很独特、饶有兴趣。么爷爷讲，在人民公社大集体劳作时，他们就在田间地头里唱《薅草锣鼓歌》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；这起，那应。我曾想，《薅草锣鼓歌》的“产房”就是田间地头。为消磨枯燥的劳作时光，劳作的人们把歌和劳动完美融合。虽不能身临其境，但我从祖辈父辈成长故事中体会到了那份难得的酣畅淋漓。大锣、钹、兜锣都不可或缺，或大或小，只要能表其意，抒其情就够了。

长大离了村，进城读书。在石柱土族自治县民族中学时，一进校园就学《摆手舞》。这个摆手舞一跳就是五六年，而今天的动作还流淌在骨血里。《摆手舞》真正体现了土家先民劳作而歌，农憩而舞。摆手看似一个简单的举止，人们却把它与传统的音乐元素完美融合。日常生活劳作中农事，在《摆手舞》的每一个音乐节拍里都有力欢快地传递出来。以往我只是肤浅地去理解《摆手舞》，然而当我触及到它背后深沉的文化时，才意识到自己的愚昧和无知。欢快也好，悲伤也罢。只要顺着心就可以。写到这里，我顿然想起了北方的安塞腰鼓。我想土家摆手舞和它就是异曲同工之妙。

后来在观赏《天上黄水》表演时，看到了哭嫁的节目，一下子想到了小时候村里嫁娶的情景。我依稀记得村里的表姐出嫁，一大早表姐和婶娘就哭哭啼啼。那时和小

奔腾不息的土家音乐

□唐伟

伙伴们坐在田埂上，一次次看出嫁的新娘在欢快唢呐声中含泪离村。我心里一直疑惑：结婚本来是一件喜事，为什么她们总要热泪盈眶？现在想来，父母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成人，那数十年的情感三两句怎可以说尽，也只能用最朴实的方式，化作无声的眼泪？出嫁的女儿用哭嫁的方式告别父母亲人，因为她们即将进入新的环境、新的人生轨迹。哭嫁成了土家族特有的一种话别抒怀的方式，所以在我们村里异常浓重、世代传承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，才渐渐淡化，成了非遗文化。

哭嫁是喜，而跳丧是悲。方式相同，环境和表达方式却迥然不同。表演者戴上各色的大头面具，面具上夸张的画像，如同鬼怪那一张张诡异的脸。大头面具人四处起舞的“狮子”围绕着，“狮子”时而跃上高高的桌子欢快舞蹈，时而俯下身子和面具人玩耍打闹。听长辈们讲，这是一门很难学的绝活。它不但需要胆大认真，还需要极高的表演才能。小时候，我总是站在人群中看。有时久久陶醉在表演中。望着大头面具人在“叮当啷啷”的锣鼓声中尽情跳着，它时而像一只老鹰张开手臂，面对眼前“凶猛”狮子做最后的周旋；时而又像个顽皮的孩子和“狮子”玩耍。表演者尽情地挥洒着生命的热量，锣鼓表演者也卖力地敲打着。我想，这些用歌舞传递的不仅是人们心里的悲欢离合，更多的是对于生命高度赞颂。那震天撼地的声响像一只只鼓槌，狠狠地敲打我的心。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，只觉得如同雨后残破的蜘蛛网，零落而不堪一击。灵前那质朴却催人泪下的祭文，把逝者的一生写得美满豪壮。念诵祭文的人声情并茂，把葬礼一次次推向高潮。随着一叠叠飘飞的冥钱，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，一杯杯深沉的黄土为逝者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

无论是喜的《薅草锣鼓歌》、土家摆手舞也好，还是悲的跳丧也罢，这些来源于人民的土家音乐，已然成为了土家文化中奔腾的血液，它将土家儿女的品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继而后来的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《龙船调》《六口茶》《黄四姐》……一首首红遍

大江南北，更加有力地诠释了土家儿女对美好生活、伟大生命的热爱和赞颂。

回想土家族文化如同一棵庞大的树，而石柱土族自治县就是其中一条“浓郁的树根”。无论是在改土归流、湖广填四川、抗日战争、解放大西南的历史变革中，还是在改革开放、三峡移民等一桩桩大事件中，土家儿女一个个如龙腾上的白虎一样不屈不挠。他们在大非面前挺身而出、保家卫国，彰显大义。无论是在大山里，还是在小河边，他们从未向贫穷和困境低头屈服，他们依山傍水默默生活。靠着一双双勤劳的手和脚，斩断穷根、发展产业。向脱贫攻坚宣战，向小康生活奔跑。看如今的石柱土族自治县中益乡、桥头镇、三河镇，一项项富民产业应运而生，一座座干净整洁的村落拔地而起。搞产业、建民宿，村美民富，恰恰有力印证石柱民歌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中所唱：“只要我们啰儿，多勤快哦啷啷，不愁吃来啷啷扯，不愁穿哦啷啷”。

我想，正是这一首首或喜或悲的土家音乐给予了我们土家先民不断成长、无畏前行的源源动力。它如同一串绚烂的珍珠，在中华文化中彰显着独有的魅力。我始终坚信这世代传承的土家音乐，已成为每一个土家儿女心中最温暖的自信。我也始终坚信这奔腾不息的土家音乐，将会在新世纪的征程中谱写出更加振奋人心的曲调，激励着每一个土家儿女前进！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

乡村借物

□马卫

20世纪70年代，农村常常要借东西。

借盐

盐不算稀罕物，不用票证，可常常有的人家做饭时没盐了，到公社供销社买，太远，来不及，所以向邻居借。拿个小瓷碗去装，用调羹量。一般借一两调羹就够了，赶场天称了盐后，立即就还。当时的盐价是1角7分一斤。

借火

煮饭要烧灶火，突然发现没火柴了，就向邻居借。一是借几根火柴，二是借火种，比如拿一块硬柴，到邻居家烧燃后带回来就行了。借火柴不用还，当时一盒火柴两分钱。火柴头有几种，黑色的、粉红色的等。梗为四方形的，还有扁平的。火柴盒上贴的“火柴花”图案，常被我们撕来耍。

借粮

每到冬天，坝子里的穷人家都要向山上的富裕人家借粮。山里地广人稀，有富余粮食的人家多些。借玉米，第二年谷子收后还大米，借一斤玉米还一斤大米。借入方明显吃亏，但能借到粮，冬春不挨饿才重要，哪还计较吃不吃亏？如果不沾亲带故，还借不到玉米呢。

我二姨家差不多每年都要向我家和三姨家借玉米，但从来没有还过。她生育了五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煮一顿饭，就要好几斤粮食。几个表哥长得高高大大，全在1.7米以上。借粮的事，包产到户后渐渐绝迹。

借棺材

借棺材这种事，恐怕难遇上，遇上了就是奇迹。1976年，我们生产队高敬元家就遇上了。那年5月，才40多岁的高敬元死了。他去世就用了他给老娘准备的棺材。他未婚，无子。安理了他后，两个分了家的哥哥商量第二年夏天再给老娘打棺材。可是没想到，老娘死了儿子，入冬不久她也死了，就没有棺材埋。现做起来不及，棺材用料讲究，要经过几伏几寒的木头才行，现砍的木头不能用，只好去借棺材。好在高家是大姓，为老年人准备好的棺材有好几口，借了一副来，才办成丧事。

第二年，高敬元的两位哥哥凑钱打了一副一样材质的棺材还给人家。

借瓦借砖借木料

我的干哥哥杨福军，和我家隔条沟住。他家有四个儿子，他行三。家里人口多，生活困难，所以他娶老婆不容易。他大哥三十岁才结婚，老婆是过婚嫂。

好不容易媒婆给杨福军介绍了个对象，这对象实在，只有一个要求：杨福军得先修三间房子，搬出来住，就嫁给他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农村修三间砖瓦房的难度，不亚于今天在城里买房。杨福军没手艺，只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，哪有钱修房？

咋办？婚还是必须结的。只能借。

借砖。我家的砖就借给了他家。当时我家准备把柴房和猪圈房改造下，墙体用砖砌，替换过去的木竹栅栏；借瓦。借的是杨麻子家的，他家当时准备把两间草房换瓦房；借木头，用作柱头、檩子、椽子、大梁等。

就这么借，杨福军居然修成了房子，结了婚。一直到土地下户后，他才陆续还了借的砖、瓦、木料。这时他的孩子都几岁了。

借鸡

1992年，我到城口县黄安乡搞宣传，这天住在大雁村的严会计家。我们进屋后，坐着喝茶，他出门去了，一会儿回家，手里提了只鸡。

严会计有点尴尬地说，今年他家遇上了鸡瘟，没得鸡子，所以去借一只回来款待我们。我心里过意不去，太麻烦人家了。心想鸡子还可以借？

陪同我的乡干部说，大雁村离场镇远，有客来了割不了新鲜肉吃，所以家家都养不少鸡，杀鸡待客。如果没有鸡，可向邻居借，自己家鸡长大后再还就是了。

我深深感受到了山区的淳朴民风、山民的善良心地。

农村现在借东西的事越来越少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也不如以前了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重慶晨報
《黃葛樹》副刊
征稿啟事

重慶晨報推出《黃葛樹》文史副刊，內容立足重慶本土、放眼全國，刊載歷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聞、考古發現、神話傳說、事件亲历、市井談資等人文地理紀實類稿件，歡迎賜稿。來稿時請註明通信地址、真實姓名、作者單位、手機號碼、身份證號、銀行卡號、提供銀行卡開戶行等。

文史類投稿郵箱：
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類投稿郵箱：
cqcbgsh@126.com